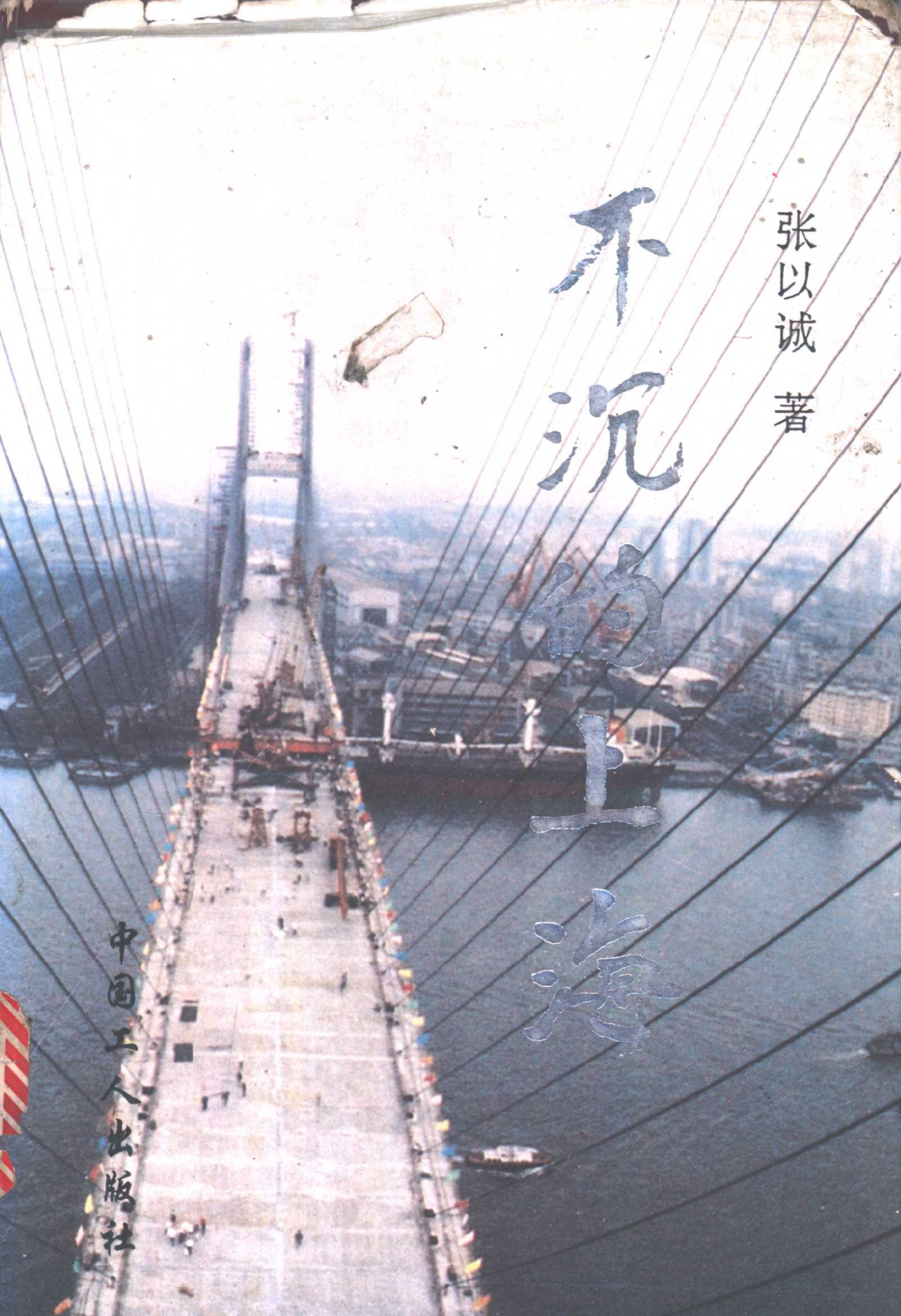


张以诚 著

不沉的上海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不沉的上海

张以诚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沉的上海 / 张以诚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

94

ISBN 7-5008-1564-6

I. 不… I. 张… 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17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三河市潮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4 千

印 张: 11.75

定 价: 15.00 元

朴素之中见真情

黄 钢

张以诚同志的报告文学集《不沉的上海》即将出版，嘱我写个序，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我之所以答应，理由很简单，我们有很深厚的友谊。

大约是1972年吧，地质部想搞一部反映地质生活的电影《踏遍青山》，创作组由两三位地质战线上的同志组成，张以诚是其中之一。我受著名平剧《逼上梁山》的编剧金紫光同志引介，参加《踏遍青山》创作组协助工作。后来，为创作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和电影剧本《李四光》，第二次到地质部门深入生活。到地质部后，张以诚和地质部门的许多同志，向我介绍地质工作的性质、任务、历史、现状和地质工作者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介绍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其他许多英雄模范人物，我不仅在嘴上而且在内心里，把这些同志当成了我熟悉和研究地质生活的向导。

在创作《踏遍青山》过程中，我的妻子谭家昆同志不幸患病在上海住院，地质部的领导和上海水文地质大队的同志，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谭家昆的病，张以诚不仅跑前跑后，医院会诊时，他还奉命“代表”单位领导参加，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大剂量，短疗程”的见解，受到医务人员的赞赏。起初，一些医务人员对谭家昆的病多持悲观态度，没曾想经几次手术，她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们很感谢地质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对张以诚当然也深怀感激之情，有时甚至戏称他是谭家

昆的“救命恩人”。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我主持创办大型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张以诚有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即发表在《时代的报告》上,我们曾有机会多次就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相互讨论。当年,为创作《踏遍青山》深入生活时,我们共同调查过科技工作者为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的斗争历程,现在,张以诚全方位反映这一事件的报告文学《不沉的上海》作为他的报告文学集书名,令我倍感亲切,很自然地勾连起许多对当初共同下生活的美好回忆。

让我们还是回到张以诚的这部报告文学集吧。

在《时代的报告》创刊号上,我曾为他的报告文学《南海之歌》(《南海石油凯歌》)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这篇报告朴素地记录了地质工作者在南海进行的这场向地球开战的成功战役。其中每个人物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看到了他们辛勤的劳动和对祖国祖国的热爱,展开了一幅我们时代的画卷,唱出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强音。”我认为,朴素,不仅是《南海之歌》的特色,也是张以诚大多数报告文学的共同特色。华丽是美,朴素也是美。朴素之中见真情。他用朴素的笔法刻画人物,对不同作品不同主人公的爱党之情、爱国之情、爱社会主义之情、艰苦创业之情、契而不舍地攀登科学高峰之情、无私奉献之情等等,作了酣畅淋漓,非常充分的表现。他的不同报告文学作品,无不鲜明地表现了、歌颂了这样一些健康的、纯正的、催人奋进的美好感情。那些猥琐的、卑下的、龌龊的、乌七八糟的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立锥之地。对社会生活中一些落后的意识和不健康的东西,他决不是“遇到矛盾绕道走”,采取回避态度;但他对这些东西的描写和表现,不是象有些人所作的那样,去展示、去张扬、去欣赏,而是勇敢地去揭

露、去批评、去斗争，引导人们战而胜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社会责任感。

我这里所说的“朴素”，是相对于华丽、刻意雕饰来说的，主要是指语言风格。朴素不等于呆板，不生动。朴素是简约、逼真，不是简单，更不是单一。在刻画人物，反映时代精神方面，他是什么手法适合于表现人物、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采用什么手法。拿描写控制上海地面沉降来说，从历史写到现状，从中国写到外国，从地质部门写到不同的战线，从中央领导写到地方官员，从科技人员写到一般工人和管理干部，从斗争的曲折、失败写到胜利的欢欣、喜悦，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全景式地反映了控制上海地面沉降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南海之歌》和《“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全景式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有强烈的时代感，但表现手法并不相互雷同。《不沉的上海》较多地采用电影表现手法，《“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采用倒叙，《南海之歌》更多地运用现场描写。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奉献的女人，张以诚作品中众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却并不如此单一。她们有的是纯粹的“贤内助”（《国家主席紧握他的手连说“好”中的舒若瑜），有的是“又支持又拖累，支持多于拖累”（《山路浑煌》中的李艳阳），有的则是由开始对丈夫事业的不理解到最后分手（《不沉的上海》中刘铁铮的妻子），有的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新林家铺子》中的那玉荻），反映了实际生活的复杂多样性。

在同张以诚同志讨论报告文学的过程中，他曾提出“事件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写人物为主，事件（事例）放在相对从属的地位；有的则以叙述事件为主，把人物放在记录事件的过程中加以表现。他所说的事件，

是指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而不是随便什么一桩小事都可作为事件报告文学的写作对象。从众多作者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报告文学当然要写人物，否则不能算文学；但记录重要的历史或其他重大事件的“事件报告文学”，对事件的描写和叙述往往占据相当重要的成分。一般写人物为主的报告文学和事件报告文学，两者在人物塑造和事件选择方面确有不同。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不管以人物为主，以描写完整的重大事件为主，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反映时代的本质。多年来，张以诚在事件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已经作了相当多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希望他在这方面继续探索。

趁着《不沉的上海》编就，写了上面这些话，作为序，作为对张以诚同志的祝贺。

目 录

朴素之中见真情	黄 钢 I
南海之歌	1
“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	35
毕竟不同于魏克福	69
新林家铺子	86
香草之情	104
李仲揆的表情——记袁复礼教授 回忆李四光同志的一次谈话	114
她从“一二·九”走来	136
从哈德孙湾到落基山	160
“铁男人”传奇	170
古都有个“懂开发”	198
“同位素”嬗变	211
国家主席紧握他的手连说“好”	225
金光灿灿	241
南极新航程	248
“非常之观在于险远”	265
山路辉煌	286
不沉的上海	322



南海之歌

《时代的报告》编者按：正当世界出现能源危机之际，新华社在1979年10月11日向全球发布消息说：“在南海‘珠江口盆地’打出了一口高产油井，原油从离海底2000多米的地层深处汹涌地喷射出来。”我国海洋地质调查的这项重大突破，在“四化”宏图上描绘了载入史册的一笔。正如外电所说：它确凿地标明了：“自从中国宣布了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个现代化运动以来，它在18个月内已成为了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见1979年10月11日合众社香港电）

本刊特约记者张以诚同志在写作此文前，曾经到南海海洋地质石油勘探的现场从事调查。他本人就是地质战线之一员。这篇报告朴素地记录了地质工作者在南海进行的这场向地球开战的

成功战役，其中每个人物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看到了他们辛勤的劳动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展现了一幅我们时代的画卷，唱出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强音。

当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急速转动起来的时候，我的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更加按捺不住地飞向了辽阔的南海，飞向了广东大陆架的珠江口盆地。

几天以前，在北京地质部机关，我就听到了珠江口盆地出油的喜讯。我曾有幸不断地接触到我国海洋地质调查发展过程的一些情况，但十分遗憾的是，不曾去过南海。现在，我是多么渴望立即赶到南海出油现场，同首次在那里牵出地下油龙的海洋地质战士共同生活、战斗，把他们的英雄业绩报道给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哪！我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了，领导同志派我去珠江口盆地试油现场采访。

直升飞机呼啸着离开了地面，掠过广州市区的上空，越过河汉纵横、千舟竞发的珠江三角洲，不到两个小时，便飞进真正的大海了。这时我注意到，海洋正慢慢地改变着颜色，没有几分钟，水面已由橙黄色变成碧绿一片了。突然，同去的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的同志，指着海面上一条长长的棕黑发亮的带子喊道：“快看！这就是原油！”原来，因为这口油井产量很高，喷油以后一时无处存放，只好向大海倾倒了一部分。

我把视线从海面时断时续的原油彩带上移开，放眼望去，远处海面出现一只积木似的物体，渐渐地，“积木”在变大，变大。啊！这正是我们要去的勘探二号自升式海洋钻井平台。遥看那乳白色的船身，铁青色的井架，银灰色的桩脚，映衬着蓝天白云，在绿色大海上庄严地矗立着，气势十分雄伟。当飞机进一步接近平台时，我突然发现在它的一侧伸出一条象吊车

的吊杆那样的臂膀，顶端燃烧着熊熊大火，冒出滚滚烟柱。这是为了防止污染大海，通过燃烧器燃起的原油火炬。灿烂的火光，映红了南海广阔的海面，照出了我国海洋地质调查的新水平，也照亮了南海石油普查的美好前景。

转战广东大陆架

1970年4月的一天，地质部南京海洋地质研究所和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几位同志，奉召来到北京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会客室。李四光同志在听取他们关于海洋地质工作的汇报过程中，感情深挚地谈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对开展海洋地质调查和海上石油普查的关心。他指着图纸激动地说，这些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些不速之客乘机纷纷跑到主权属于我国的浅海海域来窃取资料，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东部海上石油资源问题，实质上早在1932年我们就提出来了。我们提到的“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因此，不是他们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这是历史事实。对于南海，广东省的同志也多次提出，建议开展海上找油。李四光的想法是先易后难，由陆及海，综合分析，先搞北部湾，再搞广东大陆架。

李四光向来非常重视第一线同志们的意见和工作，他常把第一线称之为“不挂牌子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在这次听取汇报之后不几天，李四光于1970年4月24日给广东省委书记陈郁同志写信，明确提出北部湾“有油是肯定的”。地质部决定成立一支精干的海上工作队，开展北部湾的海洋地质调查。

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陈郁来到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住处。他恳切地对李四光说：南方燃料不足是一个大问题，建

议地质部开展海上找油。开展南海海上找油这也正是李四光本人多年来早就有的想法。陈郁考虑的是南方建设的布局,李四光考虑的是科学上有依据,二者不谋而合。陈郁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李四光的赞同,地质部要抓紧开展南海地质调查的各种准备工作。当李四光给陈郁写信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了。

这支新成立的海上工作队,就是地质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前身是南京海洋地质研究所。60年代初,当苏联拒绝供应海洋地质调查设备的时候,海洋地质研究所和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同志们,勇敢地接受了考验,他们搬来陆用的地球物理探测仪器,在渤海湾的茫茫盐碱滩上作试验,租用小木船在海上作业。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居然提交了关于渤海湾地质构造特征及含油气远景的初步评价报告和一批研究成果,肯定渤海是一个具有巨大远景的含油气盆地。决定南迁广东,全所人员精神为之大振,一个月内便干净利索地全部迁到广东湛江,到广东之后一个月便投入了试验性生产,全队220人,一下子竟组织起7条船出海,除了少数后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大多数同志都上了第一线。陈郁同志也经常来到海洋地质工作者中间,和这个握握手,和那一位聊聊天,除了每次都要表扬“你们二海干得不错”之外,总要把李四光的信拿出来在大家面前扬那么一扬,总少不了说这样一句话:“李四光说南海有油南海一定有油,就看我们大家努力了。”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完成了北部湾地区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和部分海区的普查,划分了对寻找油气有极大价值的隆起和凹陷地质构造带,发现了10多处储油地质构造,为下一步钻探提供了井位资料。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敬爱的周总理不断地关怀着海洋地质事业的发展。早在60年代末他就曾指示,要在几年内搞清大陆架。1974年,当位于广西大陆架的北部湾海洋地质调查取得一定成果时,他又及时批示了转战广东大陆架的计划。周总理的指示一经下达,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全体职工心里迸发出一股为祖国海洋地质事业多作贡献的巨大推动力,打响了南海北部海洋地质调查的新战役。

但是,广东大陆架的调查,开始时却很不顺利。海洋地质调查的一个主要手段是地震勘探,利用人工震源向地下发射地震波,根据地下岩层反射回来的地震波情况推断解释海底地质构造和含油气情况。转移广东大陆架以后,在试验性生产的那段时间里,获得的地震剖面图很不理想,就象是一张白纸上爬满苍蝇似的黑乎乎一片,反射层模模糊糊,地层层次很不清晰,沉积岩层基底的反射波与干扰性反射波无法分辨,就是确定海底,也十分勉强。

“也许这里本来就不存在沉积盆地吧?”有人这样说。

问题带有极大的尖锐性。一些人心里象揣上一只兔子,七抓八挠,扑腾不已。有的人甚至对于当初应不应该转移广东大陆架也产生了疑问。

难道真的会是转战广东大陆架的科学依据不足吗?他们对科学依据进行了反复认真的分析。李四光提出的新华夏系三个沉降带,内带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找到了油,北部湾同样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李四光本人曾经说过,外带是黄海、东海和南海等浅海海域。外带的含油气远景并不比内带差,可能还要更好一些。广东大陆架位于外带南端的转折部位,难道会是例外吗?世界上著名大河流的出口处都有较大的沉积洼陷,珠江从地质历史上的第三纪以来就存在了,每年携

带入海的泥砂量多达一亿吨以上。如果珠江口外不存在沉积盆地,那么,这些泥砂到哪儿去了呢?

“这里根本就不属于新华夏系沉降带的范围。”有人几乎要下结论了。

问号,问号,一串串难解的问号,从广东大陆架的海底爬上了模糊不清的地震剖面图图面,向海洋地质战士提出咄咄逼人的挑战。

低频谱、高能量的电火花震源是独特的

在科学技术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项新的设备或者技术革新成果,当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的使用效果甚至连老设备也不如。这时候就特别需要勇气,需要百折不回的毅力,需要继续爬坡,否则,只能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然,那样一来,也就谈不上技术进步。

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同志们,转战广东大陆架之初,遇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渤海和北部湾工作的时候,地震勘探使用的是炸药震源,悬挂式电缆,双船作业,老式地震仪。每放一炮都要重新安放炸药,收放一次电缆,不仅劳动强度大,很不安全,还会污染海洋。炮声响处,海面上冲起十几米高的水柱,漂起一片死鱼和其他生物。

1971年夏天,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协助下,一个非炸药电火花震源和等浮组合电缆科研组,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组成了,张国桢、张万藻担任了这个组的负责人。在渤海湾工作时遇到的一个情景,深深地刺痛着这两位技术干部的心。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晴朗天气,兄弟单位双船作业的

“姊妹船”正在海上施工，系着电缆的绳子不知怎么被海浪冲散了，浮标向远处漂去，炸药包却落到了工作船的船底，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好几位战友立刻倒在了殷红的血泊之中。……张国桢、张万藻恨不得一个早晨就能把非炸药震源给研制出来，他们制订方案，筹措材料，加快进行工作。1971年项目上马，1972年拿出了整套设备，1973年解决了系统联动问题。1974年上半年设备连续工作的问题又顺利过关。

进展速度显然是很快的，但眼下存在的问题却依然十分严重，地震波讯号不清晰，深部岩层反映差，这两个问题象芒刺在胸，似骨梗在喉，张国桢、张万藻吃饭不香，睡觉不宁。

有人建议说：“‘电火花’震源先天不足，在国外也只用于中浅深度的沉积岩层，因此国外研制非炸药震源多数都不是走‘电火花’道路，我们也干脆搞别的吧，不必一条道走到黑！”

提出“不要一条道走到黑”的同志，原意是规劝不要再搞电火花，但张国桢、张万藻等人却从另一层意义上得到了启发：国外研制电火花用的是高频谱、低能量，我们可不可能走一条新路子，从相反方面试一试？来个低频谱、高能量会怎么样呢？科研本来就带有探索性，在有关单位帮助下，他们试了，果然有效果。一次，两次，三次，能量从几千焦耳增加到几万焦耳，甚至到20万焦耳，地震波反射深度大大增加，从2000多米，到3000多米、4000多米，经过叠加处理，五六千米深的地层都可以反映出来。电火花震源只适用中浅层地层的论点被打破了！为了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他们一条测线，又一条测线，一个航次，又一个航次，一个月、两个月、数个月，反复地进行试验，遇上气象条件好，他们甚至50多个小时不睡觉，边试验、边分析、边总结，终于找到了适合于广东大陆架的地震勘探最佳工作因素。浅层、中层、深层，不同的气候海况，都获得

了较好的效果。

日本等国的科学家参观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地震勘探设备后指出：电火花震源采用低频谱、高能量是独特的，我们不曾这样做过。

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研制出电火花震源的同时，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研制出了应用更为广泛的非炸药空气枪震源，两个单位分别同时研制出了等浮组合电缆。科研成果的鲜花总是属于那些不懈地坚持攻关的人们，我国地震勘探在震源和电缆方面终于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奇异的会诊

仪器设备的改进，立即带来了海洋地质调查结果的突破。

197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深夜，在湛江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资料解释组的办公室，几十米长的地震剖面图再次被摊开在长条桌上，象医院里大夫们对疑难病症进行会诊一样，地质与物探技术干部冯志强、樊林虎、李妙霞和齐惠琴等人，进行着另一种奇异的会诊。他们有的猫着腰观察，有的拿着彩色铅笔在地震剖面图上勾画，不时地吵嚷着争论几句，时间以固定的步伐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到底过去多久谁也不曾觉察。

“老冯，你看这条曲线！”突然，齐惠琴喊叫了起来，“这不就是存在沉积盆地的标志吗？”

原来齐惠琴在这张地震剖面图上发现，从珠江口向外，在距岸边大约100公里的地方，跨过一条东北西南方向的大断层之后，地震曲线向东南方向深深地降了下去。大家立即围拢过来。对！这正是存在沉积盆地的标志。这些年龄正在30多